

## 「豳公盨」拾詁（二則）

薛培武

（江蘇）蘇州圖書館

### 摘 要

本文考釋「豳公盨」銘文字詞兩條。「𦣻」當釋「羞」，讀為「柔」，「柔在天下」是說人民順服的狀態；「懋」意思與「康」接近，「康亡不懋」意即「安和」。

**關鍵詞：**豳公盨、柔、懋

### Abstract

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wo words of Duke Bin xv. “𦣻”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“xiu（羞）”and read as “rou（柔）”, “softness in the world（柔在天下）”refers to the state of people’s obedience; “Mao（懋）”means close to “Kang（康）”, and “kang wang bumao（康亡不懋）”means “peace”.

**Key words:** Duke Bin xv, rou, mao

豳公盨一經公布，就受到了學者廣泛的關注和研究。學者們對銘文的解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，銘文基本上能夠通讀<sup>1</sup>。筆者經過反復誦讀之後，仍然有一些想法，述於下，以就正於方家。

## 一 柔在天下

豳公盨（銘圖 05667）：





厥顯（須一貴？）惟德，民好明德，曩在天下。

筆者要討論其中曩字的讀法，該字除見於豳公盨外（表中「D」），尚見於其他三處，即下表所列的 ABC，為了方便討論筆者先將 ABC 所在的文例列於下：

仲馭父作父姬尊盤，沃<sup>2</sup>梁<sup>3</sup>麥，用<sup>4</sup>頤<sup>4</sup>仲氏 A。

伯喬父自作 B 簋子子孫孫永實用。

C 。

仲馭父盤	伯喬父簋	頤 <sup>4</sup> 戈	豳公盨
			
金文總集 6753	集成 3762	集成 10890	《大禹治水與為政之德》頁 13
A	B	C	D

<sup>1</sup> 諸家考釋意見參陳英傑〈豳公盨再考〉（《語言科學》2008 年第 1 期，頁 63-77）一文。

<sup>2</sup> 該字吳榮光釋為「黍」，其實並無確證。戰國楚簡亦出現从水从禾之字，用為「汜」及「湛」，參黃德寬：《試釋楚簡中的「湛」字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（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3062>）2017 年 6 月 6 日，是否與此字有關，有待進一步證明。

<sup>3</sup> 該字尚無確釋，銘文中與「沃」、「梁」、「麥」並提，大概也是一種農作物，周忠兵先生認為該字从采得聲，銘中讀為「菽」，參氏著：《金文所見「菽麥」考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2016 年第 3 期，頁 106-109。

<sup>4</sup> 舊說兩字多讀為「夙飽」（孫詒讓：《古籀餘論》2.18），「夙」字之釋應無疑義，但具體讀為什麼，待考。「飽」字的釋讀大概是有疑問的，金文中有用為「飽」的「𩚑」和「𩚒」（弭仲簠《集成》04627），參謝明文：《說腹、飽》（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五輯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〕）。疑該字右邊偏旁與𩚑（單）叔盨（程燕：〈𩚑叔盨新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5 輯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〕）中的「𩚑」字所從為一字，該器銘曰「用<sup>4</sup>𩚑稻稊糯梁，嘉賓用饗有飮」，該字在銘中也是作為動詞用的。

除了 C 之外，AB 皆有文例可考。裘錫圭先生在《豳公盨銘文考釋》<sup>5</sup>一文中將 AB 與豳公盨中的 D 放在一起討論。孫詒讓懷疑仲獻父盤（A）之字「當从食頁，或當為𩚑聲之省」<sup>6</sup>，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·孚部》「頁」（首）字條指出「頁」亦古文「頁」字，在「𩚑」字條指出「𩚑」當从「頁（首）聲」。裘先生根據孫、朱兩家的看法懷疑「這個从『食』或『𩚑』、从『頁』（首）聲的字，是『𩚑』的古字」，並進一步認為「本銘的『𩚑』字似當讀為『任職』之『任』」，裘先生還指出：「我們釋為『𩚑』把握並不是很大，此字尚待進步一研究。」態度很是謹慎。後來，裘先生在為《出土文獻十講》所加的編按中認為該字以讀為「羞」字為妥，其在該文追記中引陳劍先生的觀點如下：

又按：本文據幽、侵對轉說，讀从「食」或「𩚑」、从「頁」（首）聲之字為「任」，終覺不安。《說文·十四下·醜部》：「羞，進獻也。」「首」、「羞」上古音極近，疑此字即「羞食」之「羞」的專字（後世或作「饕」），在此讀為訓「進」的「羞」，有任用之意。《逸周書·皇門》：「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，羞于王所。」《國語·晉語九》「有武德以羞為正卿」，韋注：「羞，進也。」《尚書·盤庚》：「予念我先神後之勞爾先，予丕克羞爾……」，為孔傳：「言我亦法湯，大能進勞汝……」，《正義》釋「予丕克羞爾」為「我大能進用汝，與汝爵位」。上舉各「羞」字皆有任用之意。前舉盤、簋、銘文之字，從文義上看，釋作「羞」（饕）亦較釋作「𩚑」為好。


先秦文獻中常借「羞」為「饕」，所以 AB 用為「饕」顯然是文從字順的<sup>7</sup>。當然，也有不同的意見，如孟蓬生先生認為 ABC 三字當分析為从頁食聲，從而認為「此字當是『頤』字古文」。據孟先生該文論述，孟先生將「食」或者「𩚑」當作整個字的聲符，有一個前提，即孟先生認為「該字在金文中與『食』或『𩚑』

<sup>5</sup> 裘錫圭：〈豳公盨銘文考釋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46-166，下引裘先生說皆引自此文。

<sup>6</sup> 引自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附錄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7年），頁1770。

<sup>7</sup> A所在的仲獻父盤，《集成》未收，認為可能是偽器。裘錫圭先生認為《集成》編者的意見「恐不可從」（參裘錫圭〈豳公盨銘文考釋〉一文）。此器自名「盤」，而稱「沃」、「梁」、「𩚑」、「麥」，與金文常例似有別，不過，上引周忠兵先生〈金文所見「菽麥」考〉一文引陳劍先生的意見認為：「《集成》10112西周晚期銅器伯碩寡盤自名『饕盤』，可見盤亦偶可作盛食器。」其說可從。我們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考慮，由於該銘中的「𩚑」無法確知其含義，所以此銘中的「用𩚑仲氏饕」，不一定是說用該盤直接盛「饕」，也可以理解為其用來盛裝「沃」、「梁」、「𩚑」、「麥」這些原材料，而間接與製成「饕」相關。

通用」，因此認為「『食』或『飮』當看作該字的聲符」<sup>8</sup>，雖然「食」和「飮」通，其常出現在器物自銘的位置以表示器物之用途，但是不能就此認為該字與「食」或者「飮」通用，孟先生這種看法顯然證據不足。《銘圖》釋文括讀為「任」，蓋其將整個字形釋為「飮」，是認同裘先生最初的意見，裘文對此意見已有所辨析，可參考。陳劍先生將這些字與「羞」聯繫起來，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，可參考楚簡中的「憂」字。

《老子》甲 34	《唐虞之道》16	《孔子詩論》6	《內禮》6	《三德》14
				

上揭楚簡中之字，據文例皆用為「憂」，他們除去「心」旁所从的部分顯然就是ABC 除去「食／飮」旁的部分，朱駿聲認為即「首」字，得到了古文字學者的認同。「憂」與「羞」音近相通，如《周易·否》「包羞」，其中的「羞」，馬王堆帛書本作「憂」<sup>9</sup>，例不備舉。

陳劍先生將其讀為「羞」，訓為「進用」是裘先生先前讀為「任」看法上的思路。《洪範》偽孔傳將「曰：『予攸好德。』汝則賜之福」解釋為「人曰：『我所好者德。』汝則與之爵祿」，《正義》曰：「此言『與爵祿』，調用為官也。」裘先生據此認為「民好明德，任在天下」與之意近，這是很好的意見。不過，筆者認為該句話，也存在其它解釋的可能性，筆者認為「民好明德，羞在天下」是「厥顯（貴？）唯德」所導致的結果。上引陳英傑先生文在概括此句意思時就說：「因為天以德為貴，所以民就喜好明德，民好明德，則天下和順。」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值得重視。不過陳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將此字讀為「優」似有進步一討論的餘地。筆者認為該句中的「羞」或可直接讀為「柔」，訓為「和順」。「民好明德，柔在天下」可理解為人民在「天」和作為天之配的「王」的「貴德」的感召下，都能好明德，在天下服順的狀態。

「柔」常訓為「順」，清華簡《程寤》簡 8：「使卑（比）柔和順」，清華簡《芮良夫毖》簡 20 有「五相柔比」一語，王挺斌先生在討論《大戴禮記·保傳》

<sup>8</sup> 孟蓬生：〈解「頤」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27 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 年），孟先生文中所引《金文編》將 C 收入「食」部的「飮」字下，《四版《金文編》校訂》將 ABC 收入「食」部下，《金文大字典》收入「食」部下，隸定為「養／人」並云：「養／人簋，金文恒作飮簋，此養／人當為『飮』之繁。」孟先生持此說法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受了《金文編》和《金文大字典》的影響。

<sup>9</sup> 丁四新：《楚竹書與與漢帛書周易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199。

中的「色不比順」時說：

「比順」義同「順比」，「比」或作「俾」。《詩經·大雅·皇矣》「克順克比」，《禮記·樂記》以及《史記·樂書》引作「克順克俾」。出土的中山鼎銘有「克怱（順）克卑（俾）」，正好與之相合。「俾」乃「比」的借字。于省吾曾認為《皇矣》「克順克比」的「比」字是「從」的訛誤。這恐怕不對。「比」有順從之義，《荀子·儒效》「比中」，王念孫說：「比，順也，從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「俾，拼，抨，使，從也。」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：「《君奭》：『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』俾者，從也，猶《魯頌》言至于海邦，莫不率從也。」是「俾」有順從、服從之義。「順」通「慎」，「順比」也有寫作「慎比」的形式，見於《荀子·仲尼》、《潛夫論·德化》等篇。清華簡《皇門》有「順（「擾」或「柔」）比」，《芮良夫毖》有「柔訛（比）」，均同「順比」或「順俾」之義。「擾」、「柔」古注都或訓為順義，那麼「順比」、「順俾」、「柔比」或「比順」應該都是同義複詞連用。所以，《保傅》篇的「色不比順」，「比」字偏在順從之義上。「順比」、「比順」的相關辭例，如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遭時有所用，不能無為也。此皆順比于歲，不物于易者也。」《荀子·王制》：「全道德，致隆高，綦文理，一天下，振毫末，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，天王之事也。」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：「浸乎金石，潤乎草木，宇中六合，振豪之末，莫不順比。」馬王堆帛書《經法·六分》：「下比順，不敢蔽（蔽）其上。」《管子·五輔》：「為人弟者，比順以敬。」<sup>10</sup>

其中列舉了大量「順」、「比」連文的例子，王先生後來亦指出清華簡《越公其事》簡 32-33：「其見農夫耆頂足見，顏色順必（比）而將耕者」中的「顏色順比」可與「色不比順」對參<sup>11</sup>，《詩經·大雅·抑》「視爾友君子，輯柔爾顏」，《毛傳》「輯，和也」，「輯柔」就是「和柔、柔順」之意，這些都是「柔」訓為「順」的證據。

「民柔」的說法不多見，我們只在出土文獻中找到一例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《季康子問於孔子》簡 23 有「然則邦平而民柔矣」一語。文獻中多見「柔民」或「柔+某人」的說法，如《國語·齊語》「寬惠柔民，弗若也」，晉姜鼎（《集

<sup>10</sup> 王挺斌：《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合讀》（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指導教師：黃天樹教授，2015 年），頁 34。

<sup>11</sup> 參武漢大學簡帛論壇：《〈清華七·越公其事〉初讀》，157 樓「東潮」的發言，2017 年 5 月 6 日。

成》2826)「用康柔綏懷遠邇君子」,「民柔」即「民」所達到的一種被「安撫」的狀態,具體語境中就是「安順」。「柔在天下」即上面這些「好德」之民在天下被「安撫」的狀態。

## 二 康亡不懋

盪銘後面有「康亡不懋」一語,學者一般都將「懋」讀為「懋」,這大概是對的。學者多將「亡」理解為「無」或者「不」,陳英傑先生則認為應讀為「康娛丕懋」<sup>12</sup>。筆者認為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可從,「亡」應該是作否定詞來用的。「康娛」一般都出現在享樂的語境中,放在這裡顯然不恰當,「康娛」與「丕懋」文辭、意義組合亦嫌不順。筆者認為「康」應該理解為「安」,「懋」義與「康」接近。諸家都將「懋」理解為「勉勵、勤勉」,與前面的「康」有不協之嫌。問題出在對「懋」字詞義的理解上,其實,文獻中存在與「康」義近的「懋」字的使用,較少為學者所留意。《尚書·康誥》有這樣一句話,偽孔本斷讀如下:

嗚呼！封，有敘，時乃大明服，惟民其敕懋和。

偽《孔傳》：「嘆政教有次敘，是乃治理大明，則民服。民既服化，乃其自敕正勉為和。」解釋「大明服」三字，顯然是增字解經，其將「惟民其敕懋和」看作主謂結構，「懋和」解釋為「勉為和」，這種講法是將「敕」與「懋」看作動詞連用的關係，後來研究《尚書》的學者多持這種意見。關於「封，有敘，時乃大明服」的問題較多，這裡該如何斷句和理解，有待進一步探討<sup>13</sup>，與我們討論的問題關

<sup>12</sup> 參前引陳文頁 68。

<sup>13</sup> 除了偽孔和《蔡傳》外，各家似多依江聲的意見，將「時」屬上讀。由於《荀子》、《左傳》皆引斷為「乃大明服」，所以前人多將「乃大明服」單獨作一句讀。我們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，認為這裡的「有敘時」似應與「乃大明服」連讀，「明」用來修飾「服」。《尚書》多言「時敘」，故這裡的「有敘時」可能如俞樾《群經評議》說原作「有時敘」，「有時敘乃大明服」作一句讀，可以參考如《詩·周頌·時邁》：「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」，「序」與「敘」相通，郭永秉先生在討論清華簡《厚父》中的「永敘在服」時認為《厚父》中的「敘在服」與《時邁》中的「序在位」義極近（郭永秉：〈論清華簡《厚父》應為《夏書》之一篇〉，《出土文獻》第 7 輯〔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 年〕）。「服」，前人多解釋為「職務、職事」，在「時敘」前面的「有」一直沒有很好的意見，大盂鼎「王曰：馘（或）命汝孟型乃嗣祖南公」，其中的「馘」讀為「或」，訓為「又」是裘錫圭先生的意見（參《中西學術名篇精讀·裘錫圭卷》〔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 年〕，頁 268），《康誥》此句中的「有」是否可讀為「又」，與《大盂鼎》中的「或」聯繫起來，似也可以討論。《尚書·皋陶謨》：「迪朕德，時乃功惟敘。」其中的「時乃功惟敘」，舊說皆解「功」為「功勛」，恐不可從，「功」當訓為「職事」，其義相當於《康誥》中的「服」，「迪朕德」的解釋可參

係不大。需要交代的是「敕」字有作「勅」、「力」的異文<sup>14</sup>，因此學者或將其與「懋」作統一解釋，如《尚書校釋譯論》引《爾雅·釋詁》「勑，勤也」說「『力』亦有用力甚勤之義，二字通用」<sup>15</sup>，此即是在把「懋」訓為「勉」的基礎上，對「敕」作出與「懋」相同的解釋。

黃傑先生則指出，「惟民其勑懋和」當斷讀為「惟民其勑，懋和」，他並將「勑」讀為「理」，引《楚辭·大招》「德譽配天，萬民理只」、《管子·揆度》「輕重不調，無禮之民不可責理」、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「皋陶作士以理民」，認為這句話是說人民得到了治理，「懋和」或「茂和」則是描述民的狀態<sup>16</sup>。黃先生將「勑」與文獻中的「理」聯繫起來，非常有啟發性，應該是可信的意見<sup>17</sup>。黃先生引該篇下文「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」來輔助證明，這也是很好的思路。關於「懋」字，我們認為吳汝綸《尚書故》的意見值得重視，他說：

汝綸案：《廣雅》：「敕，順也。」《東京賦》「四靈懋而允懷」，薛綜注：「懋，悅也。」勑懋和者，順悅而和也。<sup>18</sup>

「敕」訓為「順」，實際上與「理」相關，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：「勑者，卷

考陳劍〈釋由〉（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3輯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〕。）一文，「迪朕德」與「時乃功惟敘」都是告誡之語，「時乃功惟敘」為賓語提前句，「時」起強調作用，即「時惟敘乃功」之倒，正與「有（又）時敘乃大明服」切合。

<sup>14</sup> 內野本、足利本（參顧頡剛、顧廷龍《尚書文字合編》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〕。）等作「勑」，作「力」者如《荀子·國富》引為「《書》曰：乃大明服，惟民其力懋和，而有疾」。

<sup>15</sup> 顧頡剛、劉起鈞：《尚書校釋譯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頁1324。

<sup>16</sup> 黃傑：《〈尚書〉之〈康誥〉〈酒誥〉〈梓才〉新解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7年，指導教師：李天虹教授），頁53-54。

<sup>17</sup> 清華簡《說命下》10號簡有「咨朕命哉！」一語，原整理者讀為「勑」，引《書·益稷》：「勑天之命」，黃傑先生指出這裡的「勑」亦當讀為「理」，並引《尚書·立政》：「丕釐上帝之耿命」為證（簡帛網論壇：《清華三·說命》初讀，62樓「暮四郎」的發言，2016年7月19日）。按，《立政》完整的話是「亦越成湯，陟丕釐上帝之耿命，乃用三有宅，克即宅，曰三有俊，克即俊」，文獻中的常見的主語+「陟」或者主語+「格」這類的詞，似乎多斷上讀，《立政》此句似也不例外，當斷讀為「亦越成湯陟，丕釐上帝之耿命」。因此可以確定《尚書》兩句話中的「勑」和「釐」記錄的應該是同一個詞，《尚書·多方》：「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」，其中的「惠」學者指出本為「勸」，訓「助」參劉洪濤：〈釋勸——兼談𠄎字的不同來源〉（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八十九本第二分，2018年6月），「熙天之命」疑與「勑天之命」或者「釐上帝之耿命」是同一個表達，「熙」、「勑」、「釐」三字音近可通。我們認為，《尚書·堯典》「允釐百工，庶績咸熙」中的「釐」，也應該讀為「理」，原句正常語序或為「百工允釐」，方得與後面的「庶績咸熙」相諧，這裡的「理」就是「百工」在其位得到治理的狀態，這種意義與「理」引申出的「順」義密切相關。

<sup>18</sup> 吳汝綸：《尚書故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4年），頁181。

二云『敕，理也』理亦順也，敕與勅通。」<sup>19</sup>以「悅」對譯「懋」，是其創見，「悅」在文獻中有「悅服」一義，意義偏重於「順服」。「悅」字經常與「穆」構成複合詞，如，《文子·精誠》：「夫道者，藏精於內，栖神於心，靜漠恬淡，悅穆胸中，廓然無形，寂然無聲。」郭店簡《老子甲》簡 21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攸穆，獨立不改，可以為天下母。」上博簡《性情論》38 號簡「人之絜然可與和安者，不有夫奮猛之情則侮」，其中的「絜」，郭店楚簡《性自命出》作「𠂔」，有學者指出這裡「絜」應該讀為「穆」<sup>20</sup>，「悅」、「穆」即是安和靜漠的意思，這裡的「悅」與「悅服」義極近，舊說解為「愉悅」，似未達一間。吳氏認為「懋」是「悅服」之義，其說「順悅而和」與上引黃傑先生說「懋和」是描述民狀態相近。他所引《東京賦》「四靈懋而允懷」中的「懋」和「懷」對文，可知「懋」字與「懷」義近。

《逸周書·皇門解》：

百姓兆民，用罔不茂在王庭。

孔晁注：「勉在王庭，獻言在王所也。」把「茂」訓為「勉」，即認為本字是「懋」，這也是學者的一般意見。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·皇門》篇對應作「柔比」，張崇禮先生認為此句意為「百姓萬民因此無不柔順親附于朝廷」<sup>21</sup>，「柔比」參前一條的討論，這裡是「和順」之意。針對今本與簡本的不同，黃懷信先生認為「擾比在王庭言順從輔弼于王庭」，他必將「比」訓為「輔弼」，是為了牽合「茂」訓為「勉」的陳說，我們在前面討論了「柔比」一詞中的「比」實際上應該訓為「順」，

<sup>19</sup>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第二版），頁 10。

<sup>20</sup> 參蚊首：性情論簡 38 的「〔卯+糸〕」或當讀為「穆」（簡帛網論壇，2016 年 6 月 13 日）。該字原作「𠂔」形，李天虹先生隸為「絜」，得到學者的普遍認同，學者多引包山楚簡 265 號的「卯」以證該字上部確實从「卯」，應該是可信的意見（參蘇建洲：〈上博竹書字詞考釋兩篇〉，《楚文字論集》頁 93）。此字與溫縣盟書作「𠂔」（WT4 K5：12）、「𠂔」（WT4 K5：11）（湯志彪：〈溫縣盟書字詞釋讀札記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9 輯，圖版參魏克彬：《溫縣盟書 T4K5、T4K6、T4K11 盟辭釋讀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 5 輯，頁 282 圖一）這類形體的字應該有關係。盟書中字，湯志彪先生釋為「繆」，其辭例有明顯的限定作用（「勦力同心」），此說應屬可信。不過湯先生認為盟書中的字上从「羽」，即「𠂔」省，按兩種形體上部所從更接近於「𠂔」，尤其是前一形，與「𠂔」或其省為的「羽」形有較大差別，此說恐值得商榷。根據楚簡中該字的寫法，盟書前一形或許也應該看作从「卯」得聲。另一方面，其是否與早期文字中的「繆」（𠂔《新甲骨文編》頁 744）在形體演變上有關係，也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<sup>21</sup> 引自汪亞洲：〈清華簡《皇門》集釋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（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1660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660)），2011 年 9 月 23 日，下引黃懷信說亦出於此處。

與訓為「輔弼」義的「比」無關<sup>22</sup>，所以黃先生此說是很牽強的。這裡的「柔比」和「茂（懋）」應該統一理解，這裡的「茂（懋）」記錄的詞應該就是《康誥》裡面的「懋和」之「懋」，訓為「順服」。

「康亡不懋」可減縮為「康懋」，「亡不懋」是對「康」的補充，這裡的「懋」顯然與《康誥》及《皇門》中的「懋」是同樣的意思，「康」是安和之意，「懋」與之義近。

以上，我們對豳公盨銘文中「羞在天下」、「康亡不懋」舊說有分歧的兩句話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，也連帶討論了一些相關的傳世文獻中語句。儘管如此，豳公盨銘文中仍然還有一些文辭尚待疏通的地方，有待學者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。

---

<sup>22</sup> 訓為「順」的「比」和訓為「輔助」義的「比」，皆是由其本義發生不同方向上的引申。